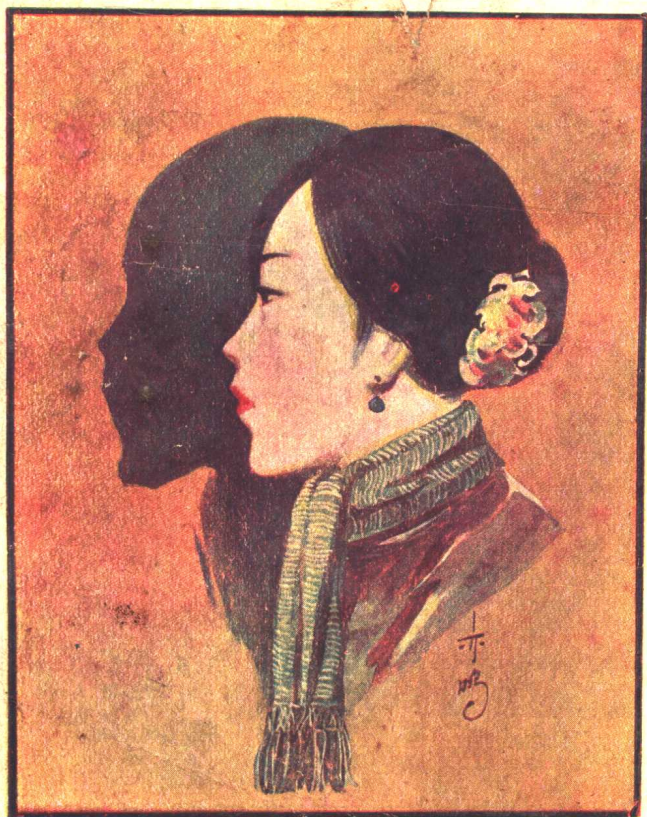


著 生 婆 婆

人 間 地 獄

集 四 第



行 印 社 誌 雜 由 自 海 上

人

間

地

獄

平廣

第三十九回
碧月下桃林 龍輪碾夢斜橋咽 風露錦瑟悲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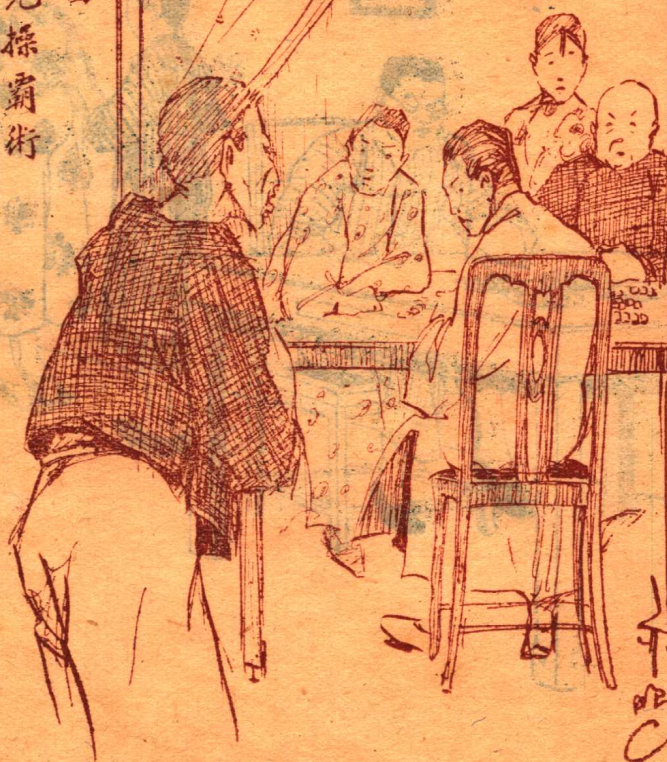
第四十回

萬恨千愁繁
腸難入夢
一生九死剖
腹苦求胎



第四十一回

日暮途窮乞兒操霸術
江深月黑運卒擅奇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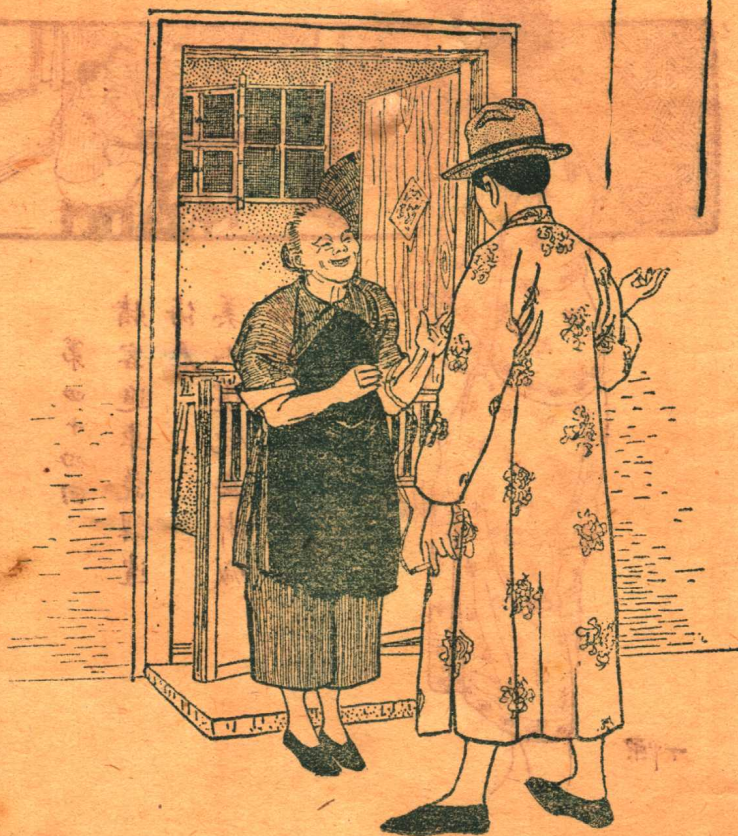


第四十二回

浩蕩空
江片
驅歲曉
計凌
清病榻
短句
寫幽思



第四十三回 萬金一擲 紅黑分明 兩語三言 肺肝如見



丁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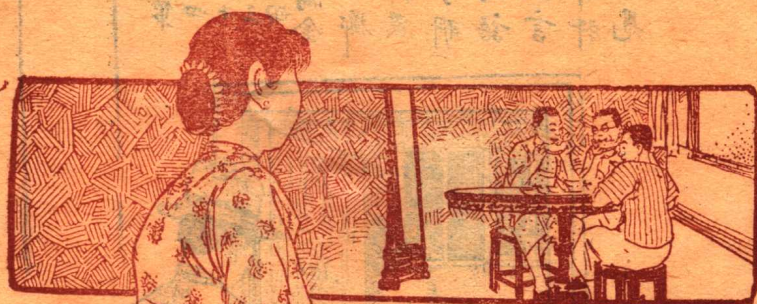
第四十四回

賭客追車詭謀遭

侮辱

美人攬鏡無術滅

痴肥



東一

第四十五回
蕩魄銷魂苦
留梅點
工愁善病別
具芳心



第四十六回

舞榭歌殘

喪心

飄蕩瓊樓

賓退

晚夢迷離



丁悚



卅月六手

慰檀奴

膩語

心繡口

母錦

歸喚阿

風催

殘月晚

第四十七回



小雅
人間地獄目錄

第四集

- | | | |
|-------|---------------|---------------|
| 第三十九回 | 碧月下桃林
飈輪碾夢 | 斜橋咽風露
錦瑟悲年 |
| 第四十回 | 萬恨千愁
縈腸難入夢 | 一生九死
剖腹苦求胎 |
| 第四十一回 | 日暮途窮
乞兒操霸術 | 江深月黑
邏卒擅奇謀 |
| 第四十二回 | 浩蕩空江
片颿藏詭計 | 淒清病榻
短句寫幽思 |
| 第四十三回 | 萬金一擲
紅黑分明 | 兩語三言
肺肝如見 |
| 第四十四回 | 賭客追車
詭謀遭侮辱 | 美人攬鏡
無術減痴肥 |
| 第四十五回 | 蕩魄銷魂
苦留梅點 | 工愁善病
別具芳心 |
| 第四十六回 | 舞榭歌殘
春心飄蕩 | 瓊樓賓退
曉夢迷離 |
| 第四十七回 | 殘月曉風
催歸喚阿母 | 錦心繡口
膩語慰檀奴 |

社會小說
人間地獄

娑婆生 著

第三十九回 碧月下桃林 鼙輪碾夢 斜橋咽風 露錦瑟瑟年

話說姚嘯秋帶着麗香和黎宛亭程藕舸柯達蓀諸人乘着滬杭甬火車赴滬行至中途忽然車停車窗外旌旗招颺鼓齊鳴大多不知何故不免吃了一驚黎宛亭開了車窗一看原來車子已到龍華車站上的軍隊鑾轎鵲立神氣非常整肅宛亭道大概車中有什麼闊人故此排隊迎送姚嘯秋也立起來看了一看歎了一口氣坐下來麗香道你爲什麼要歎氣嘯秋道我歎氣這些軍隊只會擺擺樣子接客送客打仗就不行了麗香笑道他會打仗不會打仗弗關你什麼事你何必這般動氣姚嘯秋道我們出了銅錢養他們這班沒用的兵替他們大老官擺架子你想怎麼不要動氣麗香笑道啊呀你真是笑話了這些軍隊全是帶兵官發餉給他們怎麼是你出銅錢呢姚嘯秋道自然是我們出錢的帶兵官那裏來的錢麗香笑道那末一個月你出多少錢呢姚嘯秋道算不清爽吃一碗飯呼一根香烟統總有捐稅這捐稅的錢就是拿去做軍餉養兵倘使我們不肯出這捐稅他們一個錢收不着自然沒有飯吃豈不是我們出錢養他們嗎麗香道原來如此我還當是帶兵官出銅錢的呢我也奇怪他們怎麼有這許多用不完的錢呢黎宛亭道不要多說了這車上有偵探呢你背後頭說他們的醜話他們要尋着你呢麗香道這到不怕他他們的帶兵官我全認識呢姚嘯秋笑道看勿出你和軍界裏到很有關係呢說得大家全笑了起來麗香的臉微微的一紅低着頭不響這時候車子又開了風馳電掣的過了

龍華徐家滙梵王渡黎宛亭道快到了。大家着起大衫來罷。於是大家收拾行囊忙了一陣。車子已抵車站。大家下了車。一齊到了亞東旅館。姚嘯秋和麗香不必說是同住一間。程藕舫和柯蓮蓀合住一間。黎宛亭獨佔一間。接着大家又忙着紛紛的沐浴。沐浴以後黎宛亭第一個喚着肚皮餓。一看蓮蓀嘯秋不見了。原來柯姚二人因爲到了杭州。幾日不能不趕到報館裏去留了一個字條。結宛亭叫他們定了吃飯地點去通知他。黎宛亭和程藕舫一商量。車上勞頓。倦不能支。不如即在亞東旅館裏的大餐間裏吃一頓。罷免得跑來跑去。藕舫也以爲然。於是邀了麗香三個人。一齊到大餐間揀了一間臨街的座位。麗香是生平第二次到上海頭一次。也是和一個客人來。但是住在震華旅館樓下房間。沉悶陰濕。什麼也不見。宛如井底之蛙。住了三天。便又匆匆的回杭。上海的繁華。確未領略。這一次住在亞東旅館。鋪陳華麗。覺得耳目一新。冷熱水管一旋。即至電梯上下。如登雲霧。這些奇技淫巧。真。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之歎。此刻又到亞東酒樓。立在沿街的洋台。凭欄俯視。只見萬人如蟻。車轍縱橫。電火燦如繁星。汽車急於流矢。不覺目眩神迷。應接不暇。望久了。腦中一暈。幾乎跌下樓去。西恩送上檸檬茶。麗香並沒瞧見。一會兒嘯秋蓮蓀來了。嘯秋見他望得出神。輕輕的走過去。在香港上拍了一拍道。阿好。白相。麗香連忙扳住鐵欄杆。似嘆似笑的道。嚇煞我哉。接着問你怎麼來得這般遲。嘯秋道。幾天積下來的事。今天總要清一清。麗香點點頭。麗香正要問嘯秋別的話。黎宛亭在裏面嚷道。快進來吧。你叫什麼局。嘯秋忙挽着麗香的手。走進來入座。嘯秋道。我瞧可以免了吧。宛亭道。你是明珠在握。樂得說風涼話。我們以寡人資格奉陪未免太沒趣了。程藕舫道。他是怕走漏風聲。與問罪之師。故而反對。叫局黎宛亭道。其實有什麼要緊。嘯秋未免

大膽小了。柯蓮蓀道：我的主張，局不妨叫可以叫一班。略爲疏遠的那末不致傳到嘯秋的貴相知耳。朵裏去麗香笑道：四少請你趕緊寫局，要將他的貴相知叫來。我們見見。噯，黎宛亭道：這個可使不得。這是大餐間，沒有中國醋罐頭萬一打翻外國醋瓶，誰肯擔這干係。麗香道：這有什麼要緊。見見也不會相打呀。宛亭道：終究不安說完了。這句話自己提起筆來先寫了。民慶裏裏的月娥又替柯蓮蓀寫了三馬路的月筆，又替程藕舫寫了日新里的張素雲。對姚嘯秋道：何如？這幾個全是新人物，與我們一班舊人物不甚接近。總可放心不致漏洩春光了。嘯秋也笑而點頭。黎宛亭道：你不是點頭所能了事。你無論如何也得要叫一個麗香也在旁。慫恿大家全叫了。你怎麼可以不叫姚嘯秋沉吟一下道：我除了舊人物，竟叫不出什麼人。不像你們夾袋中的人多。但是我也替你們捏一把汗。萬一被艷冰薇琴秋波曉得了，說你們結了團體，避開舊人，一定也不答應你們呢。黎宛亭道：你真是一太小心了。程藕舫道：閒話不必多說。嘯秋快點想一個新人物。嘯秋被他們逼不過，便道：那末就叫都督夫人吧。黎宛亭道：可是福裕里的情樂嘯秋點點頭。黎宛亭提筆便寫。柯蓮蓀道：恐怕都督夫人這兩天不見得肯出來。一定是他賢妹代表呢。麗香在旁聽見他們紛紛議論，忙插嘴問道：你們越說越奇怪了。怎麼都督夫人也出起局來。姚嘯秋道：不是現在真正的都督夫人。因爲此人名情樂，曾經嫁過江南都督姓祁的那時候，祁都督赫赫有名，權傾中外，情樂又是他最心愛的人，差不多與正式夫人一般。後來情樂與祁都督拆散了，重落風塵。大家不約而同的全喚他做都督夫人。麗香道：原來如此。那末這情樂好好的嫁了一個都督，也算得好收場了。爲什麼還要出來？不是我說一句話。上海的俗人，心思最活，嫁了人，總不肯死心塌地。姚嘯秋道：你這話是不

錯。但是嫁人。復出。除掉了那有限的幾個抱定了。溲浴主義以外。其餘各人。也有不得已之苦衷。四方八面。逼得。有不能不出之勢。譬如情樂。要不是那都督失敗逃亡。又何致中道分飛。麗香道。啊呀。做了都督。好端端的。爲什麼要逃。姚嘯秋道。他這逃走。也是不得已。倘如不逃。人家捉住了。他便要殺他了。麗香道。啊呀。呀。我常聽人說。都督有權柄。可以殺人。沒聽見都督還要被人殺。阿要作孽。姚嘯秋澹澹的一笑道。交運的都督。他殺人倒靈的。都督人殺他。你當高官大將。是一個什麼了不得的東西。嗎。不過各人的一種運氣罷了。……說罷。微微的歎了一口氣。麗香的年齡。見識。完全幼稚。非凡聽了嘯秋的話。也似懂非懂。正要說別的話。嘯亭叫的那月娥來了。面如滿月。慧目櫻唇。笑吟吟的。向宛亭身邊一坐。麗香雖坐近嘯秋。但是居的客位。見月娥來了。竟不敢和嘯秋多說話。低着頭。只顧吃大菜。頗形羞澀。却偶然偷眼去瞧月娥。月娥在宛亭身旁。也很注意麗香。心想此人。不似人。家人。又不像生意上的派頭。很爲納悶。便附耳去問宛亭。宛亭道。這是杭州的大總統姚二少。帶他來。白相的。月娥聽說是大總統。不覺肅然起敬。又端詳看了麗香一回。輕輕的對宛亭道。是大總統嗎。怎樣這樣小。來些宛亭哈哈一笑。對他道。你當大總統。有多麼大。不是大塊頭。不能做大總統嗎。月娥也笑了一笑。向宛亭的肩上一拍。了一下。道。四少。你專門說死話。話猶未了。柯蓮蓀叫的月箏。程稚舫叫的張素雲。一起走進來了。麗香這時候格外。催促嘯秋和他說話。竟不甚能回答。柯蓮蓀和他坐在對面。麗香偷眼去瞧月箏。正瞧得十分清楚。只見月箏穿了一件深玫瑰紫色的空花閃色東洋紗。愈顯得肌膚瑩膩。額上覆着帶尖的漆黑前劉海。襯出一張瓜子形的秀麗。一雙眼睛。嬌媚之中。露出恬靜。靜氣。麗香細看也不覺我見猶憐。比那宛亭叫的月娥。不特有粗細之分。